



海棠依旧

知否？知否？
应是绿肥红瘦

肆

关心则乱
著

新妇治家 / 步履维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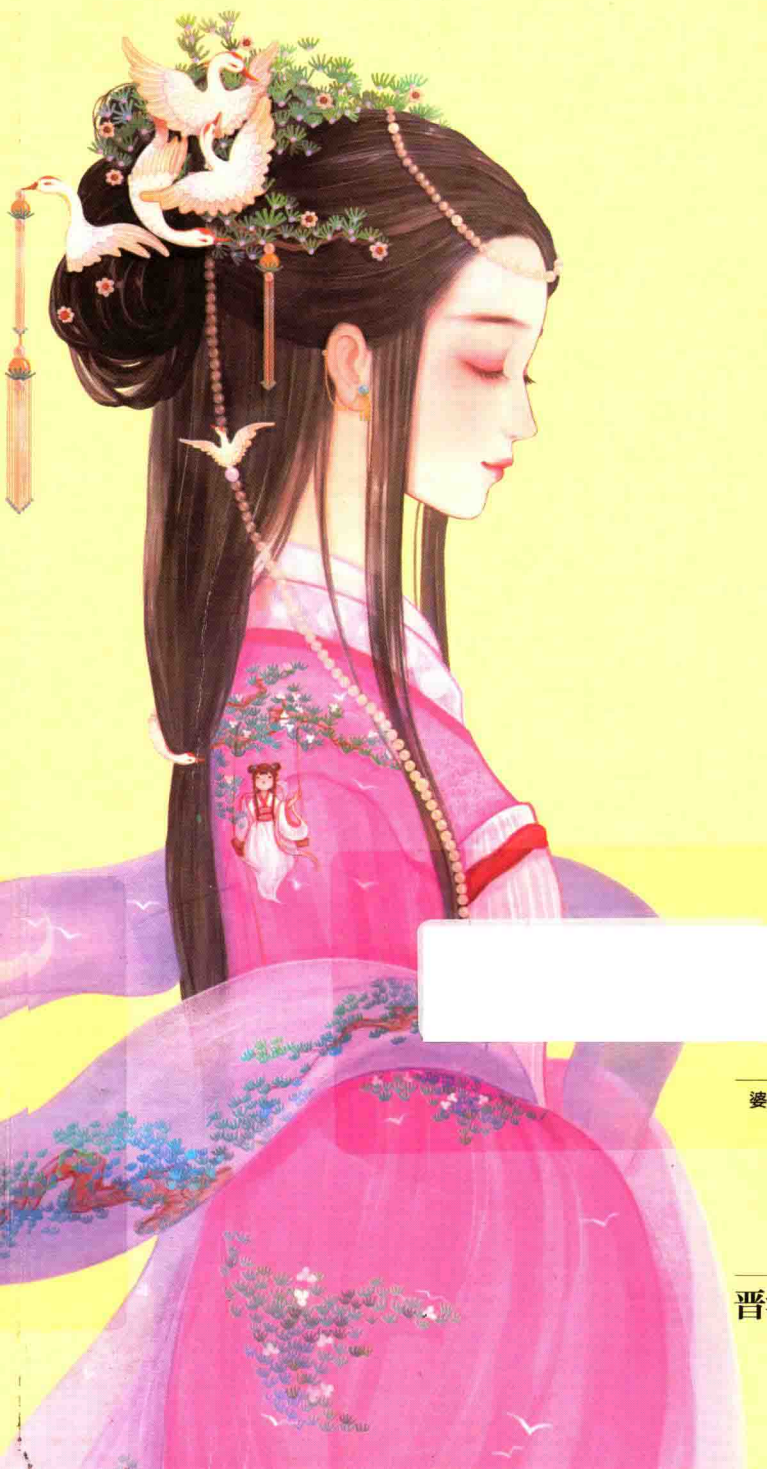
婆婆恶毒 / 想置她于死地 / 姨母贪婪 / 欲离间夫妻情分
但，只要有他，她便无所畏惧

你护我天真如少女
那我也要还你一个
家宅和顺、后顾无忧

晋江总分榜 NO.1 百万读者好评

宅斗翘楚关心则乱
娓娓写尽了古代大宅门内的美人心计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
海棠依旧

：知否？知否？
应是绿肥红瘦

肆

关心则乱 著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2016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棠依旧：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. 卷四 / 关心则乱著. —北京：中国电影出版社，2016.5

ISBN 978-7-106-04450-3

I. ①海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91808号

出版人 宋 岱
总 监 制 杨翔森
编辑总监 调 调 小 狸
责任编辑 杜若冰 葛安玲
特约编辑 月饼殿 乔 木 高彦清
封面设计 装帧设计粉粉猫
版式设计 李映龙
校 对 高彦清
责任印刷 庞敬峰

海棠依旧：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 卷四

关心则乱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 100029
电 话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E-mail: cfpygb@126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3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450-3 / I. 1085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/ 第141回
对策·上 | 081 / 第150回
拆墙 |
| 006 / 第142回
对策·下 | 086 / 第151回
小姑子的婚事 |
| 018 / 第143回
多生 | 095 / 第152回
宅斗老师 |
| 027 / 第144回
顾家谈判 | 104 / 第153回
观摩 |
| 032 / 第145回
顾家分产 | 113 / 第154回
搬家 |
| 039 / 第146回
顾家祠堂 | 118 / 第155回
主角与配角 |
| 049 / 第147回
父子 | 127 / 第156回
相处中的夫妻 |
| 058 / 第148回
海阔天空 | 132 / 第157回
天下事与家事 |
| 073 / 第149回
顾廷焯的仕途 | 140 / 第158回
生活处处有争斗 |





146 / **第159回**
好事将近

151 / **第160回**
孕事

166 / **第161回**
幸福生活

178 / **第162回**
夜来风急

192 / **第163回**
那个根源的女子

209 / **第164回**
前女友

229 / **第165回**
华兰的启发

246 / **第166回**
风暴序幕

261 / **第167回**
风雨欲来

270 / **第168回**
活该

279 / **第169回**
康家女

288 / **第170回**
釜底抽薪

第 141 回

对策·上

从宁远侯府回澄园，夫妻俩一路无话。这日顾廷烨在外书房一直议事到深夜，先是和公孙白石议政，又口述条令，叫七八个书吏笔拟，直到丑时初，才带着一身湿冷的露气回了屋。

进屋后，伸手轻搭床帘，却见锦绣堆里露着半丛乌云般的秀发，整个身子却埋得看不见，只有被角边上露出一只白嫩透红的小脚丫，胖胖的脚趾还微微跷着。

他轻笑了下，忍不住戳了戳那秃头秃脑的小脚趾，转身去了净房。洗漱完后，换过一身绫缎里衣回到床边，却见明兰已经醒了，正歪着脖子靠在枕头上，迷糊着眼睛看他。

“你醒了？”男人嘴角含笑，掀开被角上铺。

明兰点点头，好像刚睡醒的猫仔，呆呆地伸着小胳膊：“你挠我脚痒痒时，我便醒了。”

顾廷烨脸上微滞了下，若无其事地揽过明兰在怀里，两人互拥着躺下，明兰把脸贴在他厚实的胸膛上，嘴里低低咕哝了一声，顾廷烨没听清，闭眼随口问了句。

明兰把下巴搁在男人胸口，直直地看着他：“侯府那边的事，你是不是早知道了？”不然哪有那么巧，偏就这个时候带着她去巡视庄子。

顾廷烨睁开眼，见她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自己，便笑了笑：“刘正杰是给我递过话，不过也是两下赶巧了，我索性带你出去避一避。”

明兰从被窝里坐起来，抱着纤巧的双膝，叹道：“虽说我这和尚逃是逃不了庙的，不过避得一时也好……”她顿了下，转头瞧他，低声道，“你真打算全然袖手么？”

顾廷烨眸子深黑，过了会儿，才道：“一样勾连罪逆，多少公侯伯府，抄家的抄家，夺爵的夺爵，便如程国公府算功过相抵，也被罚了三年诰赏和五年禄米，凭什么宁远侯府就能例外？”丰泽的嘴角露出一抹讽刺，“我不添把柴便不错了，还想借我免责？”

明兰悠悠轻叹了声，顾廷烨又道：“不过我还是动了点儿手。”

明兰睁大眼睛，表示不解。

“我打过招呼，让把宁远侯府的事先缓缓，先审理其他案犯。”

“咦？”

顾廷烨一脸坦然：“好歹待我成完亲，免得喜堂上冷清了。”

明兰咂巴了下嘴，无力地趴回去。顾廷烨见她耷拉着耳朵，把自己包成一个小团团，在被窝里晃悠悠的，他觉得又可爱又有趣，伸手扯过来，搂在怀里，点了下她的小鼻子，含笑道：“你究竟在忧心什么？之前不是你做的孽，之后也不会是你袖手，你做什么这副模样？”

明兰忽如醍醐灌顶。

对呀！这件事从头到尾，她既没有插手，也不知情，她心虚什么呀！

“夫君说得有理！”她陡然生起勇气。

顾廷烨不禁莞尔，忽又想起一事，随即道：“今日这事没完，以后大约还有不少麻烦。我在外头还好，你却要被磨上许久，怕要头痛了。”

明兰豪气地说：“有什么好头痛的，不过是叫我来劝你出手帮忙，我便一概都应下。你帮不帮，或是能不能帮成，那就另论了。”

男人挑挑英挺的长眉，表示欣赏她这种乐观的勇气。

很快，明兰就知道自己的豪言壮语没什么力度。第二日，侯府女眷就上门了。

她们或是妯娌婆媳一道来，或是领着稚龄儿女来，或是凑成一堆集中轰炸，或是一拨一拨此起彼伏。明兰端起饭碗时，她们来了；预备和管事对账时，她们来了；想午睡时，她们又来了。要是赶上了饭点，还得待客请吃饭，可是在饭桌上，对着一群哭天抹泪的怨妇，各个拿哀怨的目光盯着你，你如何吃得下去！

这种恶性行为严重打乱明兰健康规律的生活作息。

一忽儿哭诉，一忽儿哀求，扯着明兰的袖子软硬兼施，从孩子若是没了爹该多么凄苦可怜，一直说到将来孤儿寡母生计堪忧，各种精彩表演。

五老太太拍桌子呼喝起来，手指几乎点到明兰鼻尖，根本不听明兰的解释，就差没要她赌咒发誓保证顾廷烨一定会出面摆平。狄二太太和炳二太太便如对好了暗号般，一个眼神过去，小孩子们哭得震天动地，旁边还有其他女眷或明或暗地祈求和劝说。

两耳发麻，头晕眼花，不过短短三天，明兰就被闹得疲惫不堪，宛如霜打的茄子，蔫得有气无力。被逼急了，一口气接不上，她连装都不用，直接就可以晕倒，偏偏人家晕得比她还快，动作情真意切不说，还险些一脑门撞上桌角。

明兰吃不住了。

顾廷烨瞧她这副样子，忍不住提议道：“不如你回娘家躲几日？说起来，自成婚后，你连对月也没回去住过。”

“这个……合适么？”明兰大是心动，却有些犹豫。新婚那会儿，澄园紧缺掌家主母来理家，她离不开，自然只好省了住对月的风俗，可这会儿回去住……

最后明兰决定还是先回去探探风。

次日一大早，夫妻俩就驾车驱马往盛府而去。

夫妻俩到寿安堂拜见老太太，王氏笑吟吟地端坐一旁，海氏垂首含蓄地侍立在后头。外嫁的姑奶奶和姑爷算是娇客，是以见礼过后，便起身就座。明兰见海氏依旧站着，颇觉不好意思，便道：“嫂嫂你也坐吧，都是自家人。”

海氏素来守礼，自不肯坐下，只笑着转了身子，周到地张罗茶水和凉水帕子，又拿了她娘家从南边送来的果鲜和绿豆桂花点心待客。

“来也不先说一声。”老太太眼里透着担心，“这么突然就上门了，可有什么

事？”

王氏怕顾廷烨不高兴，忙道：“瞧老祖宗说的，自家姑娘和姑爷，什么时候来不得了？”转头又朝顾廷烨笑道，“姑爷别往心里去，老太太说话惯常这样的。”

顾廷烨微笑着：“这有什么。”

明兰轻笑着，视线扫过盛家女眷。

王氏还是老样子，自打有了孙子孙女后，愈发富态得像个地主婆了；海氏则基本克服了产后肥胖，身段渐渐恢复了窈窕，一身雨过天晴绣折枝梅花的绉纱袄子，丰腴的腕子上拢着一只羊脂玉手镯，更见几分雍容清贵。

明兰低下头，可怜华兰连产后肥胖都没有，生完孩子就是一身伶仃瘦骨，回头再去库房寻些好温补的药送去才是。

倒是老太太的样子叫明兰有些吃惊，一阵子未见，老人家非但未见老，反倒精神了，说话嗓门也大了。明兰视线一转，瞧见被乳母领着站在一旁的全哥儿。

快两周岁的小肥仔，乐天开朗，白胖可爱，小胳膊小腿都圆滚滚的，一把甩开要扶护着他的婆子丫鬟，走路蹬蹬的，见了顾廷烨也不怕，大大方方地行礼叫人，还睁着黑亮的圆圆眼睛，好奇地打量这个高大威严的男人。

顾廷烨刚硬的线条也柔和了些许，摸了摸小肥仔的脑袋，全哥儿居然乐呵呵地去掰他的手腕，笑得咧出一嘴小小的米白细牙和一个小酒窝。顾廷烨微微一笑，从大拇指上褪下一枚暗绿色的古玉扳指给他。

在座的婆媳三人都是识货的，海氏连连道：“这可怎么好？太贵重了，要不得的！”

顾廷烨微微避礼，并未说话，明兰笑着接口道：“嫂子别推辞了，这玉听闻有些说法，兆头好，给全哥儿戴着，保平安康泰。”

老太太接过那枚扳指，细细看了，便直言道：“如此，甚好。”

王氏十分高兴，瞧着顾廷烨的眼神颇有几分复杂。海氏敛衽谢过，便叫婆子拿绦子去穿了那扳指，好给全哥儿挂着。

明兰见气氛好了许多，便笑着说起前些日子在庄上的所见所闻，挑了些有趣的说给大家听：“……后来又又在山上住了些日子，挑了些山野的新鲜蔬果给送来了。里头有一味极好的竹荪，不计熬汤还是炒着吃，都是鲜美得紧！”

海氏掩口轻笑：“老太太和太太这下可放心了，六妹妹还是老样子，一说起吃的就这么有劲儿。全哥儿自打能蹦两个字了，整日吵吵着要翻花样倒腾吃的，原来都是随姑母了！”

明兰微红了脸，嘟囔道：“嫂子便说我是个吃货罢了。”

顾廷烨一直不大说话，只微微笑着看她们打趣，但瞧明兰似有些窘迫，便忍不住道：“能吃其实挺好。”

这话一出，堂屋内的女人们都抑制不住地笑了出来，王氏抹了抹眼睛，满脸堆笑地转头朝老太太道：“瞧瞧，姑爷这般护着自个儿媳妇，老太太这下可放心了！”

老太太眉头渐渐松开，含笑看着小夫妻俩，对着顾廷烨的目光就和善多了。

女人们说话，顾廷烨却一直看着全哥儿。只见全哥儿也不吵闹，只迈着小短腿在大人间不断挪动，一会儿去扯王氏的裙摆，一会儿去拉海氏的手指，时不时地走到顾廷烨面前，抬着脑袋看他一会儿。大约半盏茶后，似是记起明兰了，又见她和气亲热，便顺势爬上她的膝头，用力响亮地亲了她的脸颊一口，然后捂着嘴一溜烟地躲到老太太身后去。

这些举止惹得众人哄堂大笑。顾廷烨也忍不住弯起嘴角，含着笑去看明兰，眸子幽深明亮。

明兰搂过小胖仔，得意扬扬地夸耀道：“我家小侄子可人疼吧！”

顾廷烨如深潭般的眸子，漾起几抹淡淡的嗔怒，转过头去，似是埋怨某人的不解风情。

又说过几句话后，顾廷烨便起身告退，去外头拜见盛纮了。他一走，女人们说话便更自在了，王氏却轻叹了几口气，她见顾廷烨气宇沉静，高伟轩昂，待明兰又是颇为看重，心头有些酸酸的。

海氏极有眼力见儿，见王氏看着顾廷烨出门去的背影叹气，神色还有些怅然，她移步到婆婆身边，笑道：“说起来，咱们家的姑娘都是好福气的，前些日子，五姑爷陪着五妹妹回来，小两口子那模样哟……啧啧，便是掉进了蜜罐子里也赶不上喏！”

王氏立刻眉眼展开，真心笑了出来：“你五妹夫倒是个实诚人，待你妹妹也是

没说的，这进门才多少日子，就胖了几圈了！”随即瞧了眼一旁的明兰，却见她依旧没长几两肉，下颌还是尖尖的，神情还有几分操持倦怠，听闻顾府里头也是不太平，想来要操劳的糟心事不少。王氏心里又舒服不少。

老太太也正瞧着明兰，眉头微蹙，随口道：“你今日来了正好，省得再去送消息，如丫头有身孕了。”

第 142 回

对策·下

明兰先是一愣，随即展颜大喜，连声贺喜。

说起这个，王氏高兴得眉飞色舞：“早就有喜讯了，就是日子短，还不敢声张，如今胎坐稳了，便回来叫家里人瞧瞧。说起来，也是老太太委实看紧了些，才刚得了信，就遣了两个得用的妈妈过去，叫仔细看着如兰，小心吃用歇息。”

王氏这人就是这点讨厌，明明是祖辈心疼她女儿，见好就收便是，她却愣要装模作样，此刻正扭着身子嗔怪盛老太太，道：“母亲也是！知道您疼爱如儿，可这般作为，亲家太太怕是要不高兴的，我前几日到文家，瞧着她脸色不好看！”

海氏有些为难，明兰很习惯地低下头，当作没听见：老太太虽信佛，却并不吃素。

果然，老太太淡淡的目光瞟过儿媳得意的面容，端茶浅呷，叹道：“我以前也是为着面子，不大爱插手这些事，可如今想起华兰那孩子，我只想着，闺女身子康健才是第一要紧的，便是对亲家有些失礼，也顾不得了。如丫头的性子还不如华儿呢，若在文家有个拌嘴争执的，不是伤了和气，就是伤了身子，还不如我来做这恶人！”

想起华兰那病弱的模样，王氏眼眶一湿，低头不语。其实文家老太太也不是

个善茬，不过是盛家底气足，儿子又一心向着如兰，软件硬件都没得拼，这才消停的。

老太太放下茶碗，语重心长地对着儿媳道：“你也是有儿孙福的，如今华兰有了两个哥儿傍身，好歹能缓口气了。旁的几个丫头不说，如兰是你一手带大的，我年纪大了，有看顾不着的地方，你平日多提点着些才是！”

“到底是人家的媳妇了，不要一天到晚往娘家跑，说出去还道我们盛家跋扈。待夫婿要体贴谦恭，千万不能摆出施了恩惠的嘴脸，除非她以后不想过日子了！待婆母妯娌更要和气温厚，该忍就得忍！别一点小事就跟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，哪家媳妇不是这么过来的，只她是镶金嵌玉的不成？我看五姑爷不是个凉薄的，若如兰不越了本分，便是以后发达了，姑爷也会好好待她的。”盛老太太的口气也不是特别严厉，却都中了要害，明指暗指，一句一句的，跟戳了王氏的肺腔子一般，一口气卡在喉咙里，她半句话也回不出来。

“母亲说得是，儿媳都记下了，回头就跟如儿好好说说。”王氏僵着脖子，半天才憋出这么句话来。

海氏低下头，学着明兰的样子，一脸肃穆认真地数着茶碗里的茶叶。

老太太瞧王氏面色如土，觉着有七八分畅快了，又话锋一转：“倘若咱们礼数上有了过错，便有天大的理也要减三分！而若如兰把礼数做足了，那亲家再有什么不当的，盛家也不是好拿捏的！”说着说着，她心头也有几分气了，心爱的大孙女受罪她何尝不心疼，但那好歹算是高嫁的，这若低嫁的也要委曲求全，盛家便成笑话了。

所谓亲家，自是平交最好，又不是骗婚欺婚，没有谁非得忍气吞声才是。

明兰数到第三遍茶叶时，便出来岔开话题，她朝海氏道：“嫂子打算什么时候给慧姐儿办满月？我这拉着脖子已等了好久了。”

海氏心明眼亮，立刻微笑道：“因生姐儿时，我怀相不好，娘体恤我，便决定办双满月了。这样不论见亲朋，还是吃酒，我和慧儿也都有劲些。”

王氏点点头，满意地看了自家儿媳一眼，转头对明兰道：“正是这个理儿。到了那时，你大姐姐也出了月子，如儿也坐稳了胎，我们也好一家人聚聚。”

明兰看了看上首端坐的老太太，只见她不动声色地拨弄盘子里的蜜橘干，嘴

角似有一抹轻讽，明兰强忍着笑，对着王氏道：“到底是太太，见识多，想得也周到，我们做小辈的且得多学学呢。”一双秀目望着王氏，语意恳切，表情真诚，这套功夫明兰是惯做熟了的，哪怕王氏说得再离谱，她也能眼都不眨一下地表示百分之百赞成。

王氏轻掩朱唇，为了显得自己也很谦虚，便转过一个话题：“说到你大姐姐，前几日我去瞧她，人瘦虽瘦，精神却不错。”

“这可好了，上回洗三时瞧大姐姐，我只觉着那衣裳穿在她身上晃荡呢。”明兰忧心忡忡，也不知那“妙计”管不管用。

王氏难抑得意，喜色道：“哈！现下袁夫人自顾不暇，你大姐姐如今日子好过多了，还叨念着说想你呢，你若没什么事，得空去瞧瞧吧。”

“自顾不暇？袁家怎么了？”明兰心里跳了下，又兴奋又不安。

王氏正想开口，却不防盛老太太重重地咳嗽一声，她才醒过神来，想着在小辈面前自己不好议论别家长辈。海氏何等机巧，立刻笑着接口道：“也没什么，不过是前阵子忠勤伯袁伯爷迎了位新姨娘进门，袁夫人想着新人不懂规矩，不会照料伯爷日常，须得教导一二，这才忙了些许。”瞧瞧，同样一番话，人家这说话水平，王女士呀，活到老学到老哦。

明兰好似头回听说的样子，慢慢应了一声：“唉……”

虽说往人家夫妻中间塞小妾很缺德，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那老太婆总折腾华兰，她往华兰房里都快塞足一支女排了，如今也叫她尝尝这滋味。该！明兰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。

“袁夫人可真贤惠呀。”明兰眼神很纯洁。

盛老太太似笑非笑地看了小孙女一眼。明兰忽一阵心虚，脸上一红，低下头去。

全哥儿被乳母抱上罗汉床后，一直捧着胸前红绳串的古玉扳指玩儿，一根小胖手指伸进去，太宽，两根伸进去，还是太宽，最后他一伸小肉拳头，四根手指往里一送，呜哇，小手掌卡在扳指里了！古玉温润，倒也不怎么疼，全哥儿连连甩小胳膊，甩又甩不掉，掰也掰不下来，便举着小拳头往老太太怀里钻，要求解围。

盛老太太只好哄着帮他扳指褪下来，这时外头丫鬟高声传报：“老爷和三爷

来了。”

厅堂中女眷，除了老太太以外，俱是齐齐站起，敛衽行礼。盛纮和长枫一前一后进屋来了，这时趴在老太太的肩头依依哦哦的全哥儿，张开短短的胳膊，冲着盛纮欢喜地叫了起来。

中年发福的盛老爹一见了小孙子，心头立刻酥软了一般，给老太太行礼请安后，笑着伸手抱过全哥儿，坐到罗汉床的旁座上，把小肥仔放在膝头逗弄起来。

“煮（祖）父！”小肥仔口齿不清，很熟练地去抓祖父的胡须。

“嗯！我的乖孙！”盛纮眉开眼笑，由着小孙子来抓胡须。

老太太手上犹自捏着那枚扳指，见这祖孙俩这副八百年没见的亲热模样，又好气又好笑，笑骂道：“这小没良心的！”

盛纮接着全哥儿，呵呵地一阵笑。全哥儿扑在他脖子上，用口水亲满了他半张老脸，王氏笑道：“都说隔辈儿亲，果是千真万确的。”

到底小辈们都在，盛纮也不好和小孙子太乐呵了，逗了会儿，便把全哥儿交还给身旁的乳母。老太太对海氏道：“这不消停的，不去外头蹦跶两圈不肯停当，今儿日头好，你领他出去再玩会儿吧。”

海氏柔柔地应了声，一旁在乳母怀里的小胖墩机灵得很，好似听懂了这话，乳母刚一弯腰，他就双腿一蹬，稳稳当当地落在地上，欢快地蹦蹦跳跳出去了。后头三五个丫鬟婆子赶忙跟上，追着出去了。

海氏颇有几分不安，急急福了一福：“这孩子，忒没规矩了……”

“不妨事的。”盛纮含笑望着小孙子出去的门口，连连摇手，“男孩小时还是皮实点儿好，将来不计十年寒窗还是行伍习艺，都靠一副康健的身子骨。”

“正是。”老太太心里喜欢，嘴里却故意道，“身板壮壮的，将来他老子要打他板子，咱们也不用揪心了！别跟他六姑母似的没用，一顿手掌板子也挨不住！”

“祖母！”明兰大窘，嗔道，“您，您，就那么一次，您还……”

满屋大笑间，海氏福礼退了出去，众人依着辈分重新落座。盛纮和王氏分列罗汉床两侧，明兰和长枫对面而坐。

“六姑爷呢？”老太太笑得有些喘，缓了口气后问道。

盛纮正要捋胡子，却只摸到一丛被孙子抓乱的鸟窝，只好改捋为梳了：“在书

房与我说了会儿话，便去五军都督府了。这两日皇上不在宫里，早朝是免了，可差事也不老少。”

明兰看看自家老爹，尽管一早就翘了班，但他的表情依旧很忠君爱国，明兰很配合，立刻接口道：“两宫太后微恙，去西山行宫疗养调理，皇上隔几日就去探望，真乃至诚至孝。”

盛纮很满意地点点头，几个女儿中，就数明兰最乖觉，特别懂得配合。

他是官场老油子了，早上去监察院点了个卯，瞧着没什么事就回府了。反正皇帝不在也不会有什么急事，这当口还忙得连轴转的，大多是近臣重臣宠臣之流，例如刚才匆匆离去的新任六女婿。

“适才母亲聊什么呢？老远就听见笑声了。”盛纮心情甚好，恭敬地跟老太太凑趣。

老太太笑着指了指明兰：“她们姐妹几个的事，华儿想明丫头了，如儿也能走动了，回头趁着慧姐儿双满月摆酒，叫她们姐妹聚聚。”

盛纮也笑着附和了几句，忽又怅然起来，轻轻道：“说起来，墨儿嫁得更早，怎么这会儿还没消息？”

这话立刻把厅堂内的温度降低了些，王氏不屑地撇撇嘴，不予理睬。一直沉默的长枫忽抬头，面上似有几分牵挂，老太太看了这父子俩一眼，淡淡道：“前有因，后有果，如儿的福分她瞧不上，有什么法子。”

王氏心中痛快，盛纮只能长长叹口气，老太太看了他一会儿，心头一软，温言劝慰道：“你是个好父亲，已尽足了做爹的本分，墨丫头的路是她自己要死要活，宁可累及爹娘家人也要挣来的，如今……她谁也不用怪。”

明兰低头不语。墨兰的事她也有所耳闻，过得不算好，但也不算差，虽不如恩爱夫妻甜如蜜糖，却也没像悲催的迎春那样受打骂羞辱。

墨兰又会做面子功夫，里外也基本能罩住，大约属于相敬以上，受宠未满。

庶女多像杂草，能好好存活下来的庶女，生命力都不会弱，连娇宠着长大的嫡长女华兰都忍过来了，她们做庶女的还能金贵到哪里去？兴许没了林姨娘的庇护和错误的方针指点，墨兰反而能挣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呢。

想撒娇、任性、倔强、使气？不好意思，除非你背景硬得好像花岗岩，还有无

条件支持你的娘家。古代女子嫁人有几个能圆满的，理想等级也不过是互敬互重，我替你管小妾孩子，你负责养家挣钱，撑起门户，大家搭档着过日子呗。

大家都在挣扎着过日子，明兰不打算去同情怜悯谁。

老太太不想再纠缠这话题了，朝盛紘道：“今儿你来，可有事与我说？”

盛紘想起来意，不由得又高兴起来，笑道：“母亲料对了，今日，我是来说件喜事的。”他看了眼长枫，接着道，“前几日我们不是去柳家赴宴么，谁知几日前柳兄忽来寻我，说有意与我家结亲。”

老太太眼前一亮：“哪位姑娘？”

说起这个，盛紘更高兴了：“是嫡次女，恰好也行三。”

王氏张大了嘴，明兰也大吃一惊，老太太忙追问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！柳兄说话素来顶真。”盛紘捋着胡子，笑眯眯地看着一旁的儿子，越看越觉着长枫玉树临风，风采不凡。

长枫脸红了，不安地挪了挪身子，期期艾艾地低下头。明兰坐在他对面，杌子又矮，侧眼看去，只见他神色很古怪，似是羞涩，又似不愿，隐隐带着认命般的感慨。

话说这位柳铭柳大人，是少数和盛紘一路从同窗、同科、同年，然后变成同僚，又一直交好至今的知交，如今正任着正五品的大理寺左寺丞。虽品级官位都不如盛紘，但却是延州柳氏正牌嫡房出身，真正的世代书香官宦，绵延一两百年的一家望族。

延州柳家从前朝起，族中进士举人从没断过，出过两位从一品，三位正二品，其下子弟出仕为官的更是无数，虽不曾位极人臣或封疆大吏，但也是代代簪缨。

据说摆在柳家祠堂里有官职的牌位就是打副牌九也绰绰有余了，虽说势力名望不如海家，但到底是有根基的。盛紘每每谈起柳家，总是掩不住一脸艳羡，同时再唏嘘两声。

当初盛紘曾动过心思让柳家儿子娶如兰，可惜柳氏大家族规矩大，祖父直接给定了亲。不过，这样人家的嫡女怎么会……明兰不着急，把脑袋微微转向王氏，慢慢等着。

“他们怎么瞧得上枫哥儿？”王氏果然耐不住了，直截了当地发问，“老爷可

得问仔细了，别是里头有什么差错吧？”

盛纮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，瞪了她一眼，老太太也微皱眉头：“柳家三姑娘？我怎么隐约记得，她似乎定亲了？”

长枫头更低了，死活不肯抬起头来，王氏惊呼：“莫非亲事黄了？”

盛纮又瞪了她一眼，转头继续跟老太太回话：“母亲放心，我如何会在儿女的亲事上轻率，柳兄在您面前是执子侄礼，他的为人您也清楚，他通盘都与我说了。柳家闺女是定了亲的，是定安蒋家，就是致仕的蒋阁老的嫡么孙。”

老太太眯着眼睛，点点头：“倒是门当户对。”

盛纮看着老太太气有些缓，喝口茶润润嗓子：“原本年前就要成亲的，可那年定安不是发时疫么？蒋阁老之子过世了，那位蒋公子便得替父守孝三年。”

“这是正理，如此，亲事便得搁一搁了。”老太太道。

盛纮放下茶碗，叹道：“于是两家便约定了，待孝期一过便办亲事。谁知，就在几月前，柳家打听到一事……”他长长叹了口气，“那蒋公子，竟然，竟然孝期与丫头苟且，竟还生下儿子来了！”

老太太沉了脸子，王氏鄙夷地撇撇嘴：“定安蒋家也不外如是。”

“柳家嫂子也是大族出身，生平最是持礼严整，一听闻这事，特特去了趟定安问怎么回事。那蒋家自是连连赔礼，不过理论了半天，聘礼也加了不少，可也没见有个说法。柳夫人便不愿把闺女嫁过去了。”盛纮低声道。

屋内安静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老太太才道：“若是我，我也不愿把闺女嫁过去。”

明兰心里暗暗点头，这柳夫人倒是个明白人。

其一，蒋公子孝期做出这等事情来，显是不孝无德之人，人品和自制力都高明不到哪里去；其二，居然连孩子都生下来了，足见蒋家家规不严，至少蒋夫人逃不掉一个溺爱放纵之责，摊上这么个婆婆，也是麻烦不小；其三，到现在也没答应去母留子，估计那丫鬟颇有几分本事，让蒋公子喜欢得很。

这三条一出来，就算嫁过去估计日子也不好过。长痛不如短痛，与其嫁过去后，主动权捏在蒋家手里，不如趁现在没嫁，好好想清楚才是。

“不嫁便不嫁呗！”王氏讥讽道，“柳家这样的人家，闺女会嫁不出去？”